

唐宋元明清卷

袁长江 编注

中华名赋集成

郭预衡 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华名赋集成

郭预衡 主 编

杨仲义 副主编

唐宋元明清卷

袁长江 编 注



中国工人出版社

2B4-91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名赋集成/郭预衡主编 . -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9.9

ISBN 7-5008-2253-7

I . 中… II . 郭… III . 赋 - 作品集 - 中国 IV . I2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0841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 北京宏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800 千字
印 张： 33.375
印 数： 1~2064 册
定 价： 59.80 元 平(全三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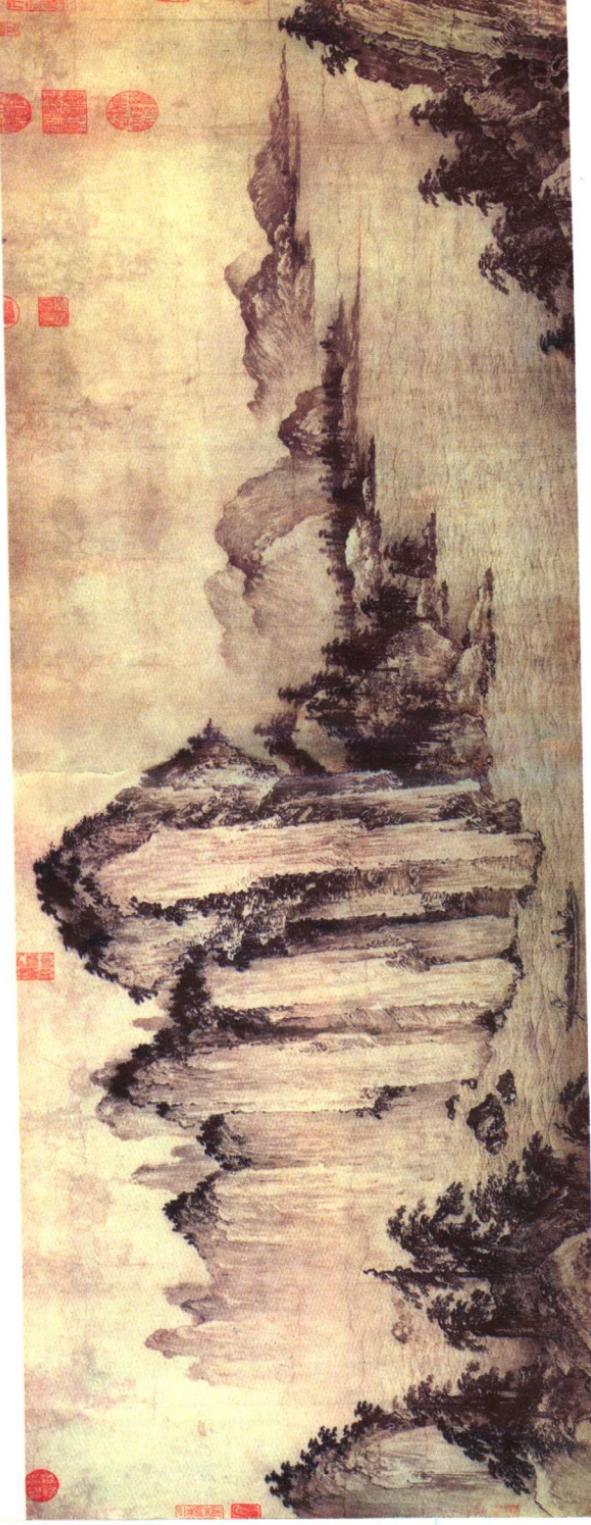


阿房宮圖 (清) 袁耀



月色秋声图 (宋) 马和之

赤壁赋图 (金) 武元直





南屏雅集图（局部） （明）戴进

序

一谈起赋，人们立刻就会想到汉赋，并且还是那些铺张扬厉的散体大赋，最多能延及魏晋南北朝，至于自唐以降，似乎就少有真正的赋了，所以很少有人论及。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史序》）诚然，汉赋确是“一代文学”，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对后世影响都很大，但不能就此认为赋只有汉。据现在所知，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赋有两万余篇，而两汉最多只占十分之一，大量的赋作出于后代。究其原因，一是汉代文学样式还比较简单，在文人五言诗正式登上文坛之前，赋几乎是人们进行文学创作的惟一形式，几乎无人不有辞赋创作。二是后世古文家的提倡和推崇。在汉代，文学和学术还没有完全分家，汉人的概念还有些混乱。就如辞和赋，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在司马迁看来，宋玉等人只是“好辞”，但其出名却是因为创作了“赋”。“辞”和“赋”应该是有区别的。然而，不但汉人，就是今天，还有些专家把屈原的作品看作是“赋”。作为文体，赋是能诵读而不能歌唱，辞却是既能诵读又能歌唱的，这就如某些文学史家所说，辞是诗，赋是带韵的散文。赋之所以带韵，当然与其受楚辞影响而形成有关系，但已经不是为了便于歌唱，而主要是为了诵读。“赋”字的概念本来就比较宽泛，《左传》中记述到赋《诗经》的某一诗，

引用《诗经》中的成诗为喻而“诵”出来，叫做“赋诗”，但即兴作诗又“诵”出来，也叫“赋诗”（当然，此诗后来又被大师收编入《诗经》之中）。《左传》作者没有去界定两种“赋”的概念，所以后人只能根据诗的内容和“赋诗”的具体场合去区别。

在有些情况下，前人的一句话，对后人往往造成概念上的混乱。如《周礼·地官司徒·保氏》中说：“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即礼、乐、射、驭、书、数。《论语》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均指的是几种技能，而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六经”也称为“六艺”，遂给后人造成混乱。刘歆、班固等把“六经”直称“六艺”。对“赋”也是如此。许多赋论专家提到赋的起源时，引用《周礼·春官宗伯·大师》中的“六诗”之赋，和《毛诗序》“六义”之赋，但在解说时往往对其义产生混淆。“六诗”是大师教授乐工对《诗经》作品的诵歌演奏技能，“赋”只是其中诵读诗的方法之一。而“六义”是毛公通过《诗经》总结出的诗歌创作方法，“赋”是其中之一。二者有明显的区别，但许多人把“六诗”、“六义”混为一谈，引说明赋这种文体的起源，更无法界说清楚。这种混乱的“始作俑者”，比较有影响的可推挚虞，之后便是刘勰，孔颖达的《毛诗正义》也起了不小作用。我在这里不是品评这些人在文学理论上的功过得失，只是借此说明赋的本源及后来出现的衍变。

对待唐及其以后朝代的赋创作的评价也有失当处。“唐无赋”，“唐以后无赋”，明清之际一些人的观点影响后人非浅。文学史很少提及汉以后赋的创作，致使很多人一谈起赋，不知有唐，更无论宋元明清了。其实，有唐一代，不仅是诗的大国，赋作也很可观，粗略统计也有一千余篇。故清人王芑孙在《读赋卮言》中说：“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

唐。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汉，蔚然翔跃，百体争开，曷其盈矣。”

唐代前期文坛上盛行的主要就是古赋和骈赋，这两种赋便于抒发感情，表现自己的风格。我们试看李白的《大鹏赋》，杜甫的《雕赋》，与他们的诗风的确很接近。

由于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不同于古赋的新文体赋已渐形成。韩愈、柳宗元既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也是赋体改革的先行者。他们的文赋，虽然还有古赋的骨架和韵律，但已含有散文的气势，有的还可以看出汉初政论散文对这种文赋的影响。新文赋拓宽了赋的题材，形式也更自由，反映现实更深刻了。尤其是柳宗元，他一生仕途坎坷，作品多写对人类历史及自然界的思考，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剖析。他的赋作，特别是赋中的议论，使人感到其思想的深邃。

赋是一种雅文学，所以文人学士多所创作。朝内外文官多士人出身，一方面附庸风雅，涉足此境，一方面他们应试时就是作赋，对此轻车熟路。唐代科举用律赋；宋代虽加经义，但选作词赋者颇多；金代用律赋（金元之际的刘祁在《归潜志》中说：“金朝取士，止以词赋为重，故士人往往不暇读书为他文。尝闻先正故老见子弟辈读苏、黄诗，辄怒斥，故学者只工律赋，问之他文，则懵然不知”）；元代试古赋；明清虽试经义，但在有些部门内还要试律赋。赋一直与科举有很深的联系，是学子进身不可缺少的技能。杜甫长安求仕十年，曾献三大礼赋，才博得一个闲官。有人曾说，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种官僚文学，从某一角度看，似有一定道理。纵观整个古代文学史，作家多曾为官吏，终生隐居山林或田园者占极少数。元代以前更是如此。其原因很简单，人要生存，而当时，求仕为官是这些士人的主要出路。

律赋是在六朝骈赋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的。骈赋本是对仗工整的，注重形式美，和其时骈文同步发展。赋中注重骈偶，这从两汉赋中已出现，到南北朝时已发展成完全的骈赋。骈赋固然因其优美的形式能招来士人的喜爱，但也与帝王的提倡有很大关系，故涌现了一批富有文采的作品。到唐代，骈赋依然盛行于世。唐初王绩的《游北山赋》就是一篇骈赋，不过它一扫六朝的脂粉气，读来别有一种韵味。洋洋数千言，一气呵成，实为赋中上乘之作。其后如杨炯的《青台赋》、徐彦伯的《登长城赋》等，也可视为骈赋中上品。当然佳篇蕙什远不止此，有唐一代，骈赋佳作屡见不鲜。自从沈约等人的“四声八病”之说出现，虽然主要运用于诗歌的声律，为唐代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也惠及与诗有一定姻缘关系的赋，这就是律赋。要求音律协调，虽然给赋增加了音乐美，但也束缚了人们的思维。从隋文帝开始以赋取士，到唐代便逐渐以律赋取士。起初还如洪迈所说：“唐以赋取士，而韵数多寡，平侧次叙元无定格。”（见其《容斋随笔》）但之后要求越来越严，以致限韵。这固然是考官为了阅卷的方便，但也与唐代律诗的发展不无关系。律赋的篇幅较短小，虽束缚人们的思维，在唐代数量却很大，因很有一批是科举应试之作，上乘之作为少。不过也不乏佳作，唐初王勃有名的《寒梧栖凤赋》便是限韵的律赋（以“孤清夜月”为韵），后之王起、元稹、白居易等著名诗人同时也是律赋名家。到唐代末期，人们自觉作律赋的风气很浓，技巧纯熟，数量大增，出现了一批律赋名家和优秀作品，如王棨的《秋夜七里滩闻渔歌赋》等。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专写爱情的律赋，如白敏中的《息夫人不言赋》等。这些律赋已与科举应试脱离，主题也发生了变化，取材范围也更广阔，抒情之作增多。律赋至此在文坛上方出现新气象。

受唐代古文运动影响而产生的文赋，在宋代是最流行的文体，它一反骈赋、律赋在俳偶、用韵方面的要求和限制，形式比起古赋来更趋于自由，作者可以根据行文的需要决定什么地方用俳偶，什么地方用什么韵。如果说，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赋发展到魏晋南北朝及唐代变为骈赋、律赋，使赋向诗的一方靠拢，那么，到了宋代流行的文赋，便迅速靠向了散文。有人认为这是宋代赋家有意对唐赋的一种突破，其实这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结果。如果说唐代古文家韩愈、柳宗元是这种新体文赋的开创者，那么宋代欧阳修、苏轼等古文家便是这种文赋的完善者，使这种文体更趋于散文化。它喜欢说理，但也不乏形象性；虽然不像骈赋那样一味追求声色，也不像律赋那样严格限韵，但在行文中也常用俳偶句式，也不排斥用韵，只是用韵比较自由。读起来便觉得通俗、流畅，节奏更明快。试读一下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便会觉出另有一种韵味。

文赋不但一反骈、律赋的音律束缚，而且也消除了每句用典、堆砌辞藻的积弊。两汉散体大赋长于铺张，但缺乏深度，虽以词汇丰富著称，但缺乏形象性。便是对山的描写，如若像鲁迅先生所说，给他们一枝笔，让他描绘，也未必画得出来，即是他们罗列的那些草木鸟兽，也未必都亲眼见过。那样写来，扬厉确也扬厉，只是给人一种虚假造作之感。怪不得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讥讽说：“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汇，故《三都》、《两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艳，便倾动一时，洛阳所以纸贵者，真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虽然这是一种极端的说法，但汉赋中的弊病还是存在的。唐宋文赋克服了汉赋的积弊，并且以“文”为赋、以“理”入赋，确实使赋面目一新。

值得一提的是南宋赋作，也许是特定的历史环境使然，此时文人赋作往往借东晋之典，说宋金之事，暗暗透出一股爱国之情，看似不如诗词表达得强烈，但读后不由得使人振奋。就是被称为婉约词人的李清照，她的惟一留传下来的赋作《打马赋》，也发出渴望恢复的爱国之声。

赋到唐宋，从文体上来说已经完备。金元作品不多，明清数量虽大（据有人统计，明代赋作有五千余篇，而清代近万篇），但新的赋体没有出现，而在题材上却向各个方面延伸，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保持气节的赋家亦不少，如由元入明，杨维桢谢绝朱元璋的诏征，“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因作《老客妇谣》。由明入清，更不乏终身不仕的志士。比起唐宋，非官非吏之人作赋的多起来。有些赋与时政有关，有些却多写衣食住行。内容的广泛和平易，使赋这种雅文学开始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如蒲松龄的《绰然堂会食赋》、《煎饼赋》等，论起内容，在以前似乎很难登大雅之堂，但作者用亦庄亦谐的笔法，写出孩子们种种吃态，妙趣横生。可谓一种新的尝试。

明清两代作古赋、骈赋、文赋者居多，律赋中脍炙人口的少见。值得注意的是章炳麟这位清末的小学大师，却成了最后一位有特色的赋家，他的《哀山东赋》也成了我们这部赋选的收卷之作。

现当代也有些作家写赋，因已进入白话文时代，作品大多缺少赋的要素，只是一些以赋命名的散文而已。兹不收。

袁长江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于善阁

目 录

序	袁长江	1
游北山赋	王 绩	663
对蜀父老问	卢照邻	685
荡子从军赋	骆宾王	695
寒梧栖凤赋	王 勃	699
青苔赋	杨 焰	703
登长城赋	徐 洪	708
石 赋	李 鬯	715
大鹏赋	李 白	721
惜余春赋	李 白	730
剑阁赋	李 白	733
奉和李泰和鵠赋	高 适	735
伐樱桃树赋	萧颖士	741
雕 赋	杜 甫	746
天狗赋	杜 甫	753
吊古战场文	李 华	759
华山赋	杨敬之	764

别知赋	韩 愈	774
牛 赋	柳宗元	777
惩咎赋	柳宗元	780
秋声赋	刘禹锡	787
伤远行赋	白居易	791
寒松赋	李 绅	794
牡丹赋	舒元舆	797
阿房宫赋	杜 牧	804
蝎 赋	李商隐	809
杞菊赋	陆龟蒙	811
后虱赋	陆龟蒙	813
秋夜七里滩闻渔歌赋	王 柴	814
金在熔赋	范仲淹	817
右史院蒲桃赋	宋 祁	821
松江秋泛赋	叶清臣	826
秋声赋	欧阳修	831
灵物赋	司马光	835
龙 赋	王安石	837
竹 赋	王 令	839
赤壁赋	苏 轼	842
后赤壁赋	苏 轼	847
超然台赋	苏 轼	850
墨竹赋	苏 轼	855
苦笋赋	黄庭坚	860
黄楼赋	秦 观	862

壮观赋	米 蒂	866
鸣鸡赋	张 来	870
飓风赋	苏 过	873
打马赋	李清照	877
迷楼赋	李 纲	883
觉心画山水赋	陈与义	888
丰城剑赋	陆 游	891
望海亭赋	范成大	895
海蟠赋	杨万里	901
独醒赋	刘 过	906
秋望赋	元好问	911
怒雨赋	郝 经	916
些马赋	杨维桢	921
孤愤辞	宋 濂	924
吊诸葛亮武侯赋	刘 基	929
闻早蛩赋	高 启	932
见南轩赋	李东阳	936
娇女赋	唐 黠	940
疑 赋	李梦阳	945
蹇 赋	何景明	951
戎旅赋	杨 慎	956
梧桐落叶赋	靳学颜	962
梅桂双清赋	徐 渭	966
钓台赋	宗 臣	969
铜马湖赋	汤显祖	974

临兰皋赋	徐媛	977
枯橘赋	朱鹤龄	980
燕巢琴赋	傅山	984
海市赋	黄宗羲	988
祓禊赋	王夫之	994
反招隐辞	汪琬	996
铜雀瓦赋	陈维崧	999
湘湖赋	朱彝尊	1002
游五莲山赋	张侗	1006
绰然堂会食赋	蒲松龄	1008
七夕赋	方苞	1012
秋兰赋	袁枚	1017
笑 赋	袁枚	1020
望江南花赋	张惠言	1027
哀山东赋	章炳麟	1030
后 记	莫多	1033